

新七年之约

■文汇报记者 李念(文汇讲堂工作室主编)

“在时间的天平上，有些岁月很短，有些分秒很长。”

——苏联诗人马尔夏克

12日那天上午，秘书约了我去见李肇星部长。我在大堂等秘书时，隔着明亮的落地玻璃，看到马路上一个熟悉的身影，“这不是李外长吗？”我眼前一亮。真的是他，穿着白衬衫，若有所思地在独自散步。第二天的文汇讲堂上，他讲到自己爱遵循孔子之训——“每事问”，讲到了他问上海街头的退休工人，上海有什么好？就是前一天散步的收获。那天见面时，除了听他说各国语言外，他学了一句活给我们听，“我问街头的人，这里有新华书店吗？那人指着不远处说，书报亭在那边。”李部长的评价是，“上海人就像外交部的新闻发言人。”

——这就是李肇星。随时问个为什么，随时以外交人的专业心看平凡事。13日的文汇讲堂上，他顺口说了一句，昨天看华东师大领导送来的《大夏论坛》汇编，一直看到凌晨两点，体悟颇多。其

实，6月底为同事争取在上海的采访前，我也送了我们文汇讲堂的新书——《全球风景中的中国》，后来他也提到翻看那本书一直到凌晨1点。“我看书很快，爱挑着看，别人送我的书都看，差不多平均一天一本。”从他对马丁·雅克和弗朗西·福山等外国学者提出的“老大老二之争”观点的反馈来看，此话不假。

——这就是李肇星。张口就能报出精确到小数点的数字，这和随处学，深度学的刻苦分不开。今年中秋节前，我隔着海峡电话采访第78期嘉宾、台湾知名人士钱复先生(6月15日做客文汇讲堂)，我问钱复先生最近在看什么书，他说，李肇星部长的《说不尽的外交》。而我刚刚看完钱复先生上下两卷近千页的繁体竖版本回忆录。那天讲堂结束后，我提请钱复先生赠书给文汇讲堂重要的嘉宾，他同意了。所以，12日那天，我带着钱复先生赠送给李肇星部长的签名书(我自己至今未得真书，但更珍藏从网络上打印下来的被我做满笔记的重达几公斤的影印件)。李部长颇意外，他拿起自己手头唯一的一

本诗集《远行路上》(刚刚出版)，写下“钱复先生斧正祖国万岁！”。这本书不久将会交到钱复先生手中。

我想钱复先生会格外喜爱这本诗集。因他的人生阅历，应该读出更多感慨。我这几天翻阅后，也是由衷地喜爱。我几乎读过李肇星所有的书，《青春中国》是他第一本诗集。而这是他在新世纪后诗作的集纳，也就是他花甲之后的创作。阅读的秘笈在于诗后的注解。我翻看《死海自嘲》、《哭墙不哭》、《中东的有趣数字》，发现李肇星部长是2005年5月出访以色列的，而我是在那年4月底到5月，在海法学习了24天。双休日主办方也组织我们去游览。《中东的有趣数字》里“共有一块土地/同敬一尊神/马厩里小男孩可爱纯真/创三大教派/打四场大战/谈五大双边”，一下子把我的记忆拉回到耶稣出生的那个马厩，和戈兰高地的茫茫荒野上。李部长所有的诗作都是在路途中写就，就这样走了183个国家。这样的诗作，恐怕不是我们这些中文系科班出生的文学评论者仅以文学和美学价值来衡量的。

——这就是李肇星。将生命与外交和祖国尊严、人民利益水乳交融的赤诚。我想起诗集里摘引的大学生的读后感“读李爷爷的书可发现，天与地相距并不太远，远的是从自己的头至自己的脚——头负责梦想，脚负责走路……”50年外交生涯的脚踏实地铸就的诗作。

所以，当这样一位资深外交官来做客文汇讲堂时，我们该期待他有怎样的表述呢？你又能从他的风格中读出什么呢？如果你敬重他，又用何种方式去表达呢？

当他读到我在当期小报上写就的《七年的等待》小文时，“委屈地”和我说，“我有那么坏吗？七年都没有同意？”我和他的秘书相视无言，后来都哈哈大笑。我说的当然是实话。不过接下来的话，是皆大欢喜的，“好，我答应，七年之后，一定再来。”这句话在9月13日文汇讲堂开讲前的亮相前，李肇星部长又郑重地向我这个讲堂负责人承诺了一遍。

那该是2021年。

我们离外交有多远

脑海中的关于我国外交的一些基本知识，都是从课本上学到的，而且也熟记在心。比如我国外交的基本目标是：维护我国的独立和主权，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基本立场，外交宗旨等这些基本知识可能当时由于应试的原因吧，只是单纯的记忆而已，理解领悟的似乎不够深刻，实践起来更是困难，感觉外交离我们很遥远，外交是由外交官来做的，是不管我们的事的。但听了李肇星部长的讲演，我逐渐转变了这种看法，使我对外交有了一种新的更深刻的理解。

外交应该是全民外交，对外交流日益频繁，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走出国门，他们不仅代表着自己也代表着祖国，代表着每一个中国人。因为一个人爱上一座城，用在外交上很合适，因为一个人，可能会使一个人喜欢上一个国家，当然也可能使一个人厌恶一个国家。那位因在公共场合抽烟被罚2400美元的老乡，在外国人面前是显摆了，旧中国被列强欺压凌辱的局面一去不复返了，而我们这样做值得自豪吗。正像李部长说的，这样做不好，没有给祖国争光反而给祖国丢了。提高祖国威信，这种方式只能适得其反。那位罚款者，可能会因这更瞧不起中国人。外交不是只关乎外交官员的事情，更应该全民参与到这一盛事中，外交无小事，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开创外交事业的新局面。

心中装着祖国，在国际舞台上才不会迷失方向。祖国利益至上，外交政策是由国家利益决定的，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在几十年外交生涯中，李部长结交了许多国际政要，他们有的身居要职，私交很好，但只要涉及国家利益，他们都会据理力争，毫不妥协。也只是各自都爱自己的国家，让他们彼此敬重。作为一名中国人，我们要时刻维护祖国的利益，没有国，哪有家，没有家，哪有个人。就是死了，灵魂也不能安息。当政府派代表去参加，悼念远赴法国参战的中国劳工，让他们在死后几十年获得了尊严。当一位涉外企业家，拒绝同恶意损害祖国利益的他国往来时，很多下属都不可思议，这时他说到，不把我们祖国当回事的国家，我们在这挣更多的钱有意义吗？我想这位企业家是有爱国之心的。

旧中国在国际上没有外交的，巴黎和会决定将德国在山东侵占的一切权益转让给日本。中国是战胜国，还要受到这种屈辱，本是一次和平的国际会议，变成了列强重新瓜分世界的分赃会议，最后交涉无果，外交人员拒绝在合约上签字。什么是外交，巴黎和会上中国待遇，不知这算不算是外交。中国的外交官员尽了最大的努力，也在会上感动了很多人，但最后还是把德国的权益转让给了日本。只有祖国强大了，我们才能在国际舞台上立足。祖国的强大需要我们每个人的共同努力，我们每个人都在无形中影响着外交。

外交不是一种艺术，如何做好外交工作，需要长篇巨幅来阐述。在李部长的一个个生动幽默的故事中，给了我们很好的解答。对于个人来说，心中装着祖国，以主人翁的姿态，记住，外交不是一部分人的战斗，需要你我共同参与进去。

其实，外交离我们不远！

上师大研究生 田崇林

把中国故事讲得更好

——第79期文汇讲堂听众回访

编者按：

9月13日，中国公共外交协会会长、前外交部长李肇星做客第79期文汇讲堂，主讲《如何讲好中国故事》。讲座结束后，文汇讲堂对部分听众进行了回访。

回访问题：对话嘉宾冯绍雷指出，乌克兰危机、苏格兰要独立，年来事态纷繁，世界或将面临新的变化。您对“重新阐释世界秩序”及“保持均衡格局”的说法怎么看？您认为中国的外交立场又处于何种位置？

高飞(复旦大学学生)：世界秩序不会一成不变，金砖崛起、东升西落之兆已见端倪。大西洋时代或许正向太平洋时代缓慢转变，过程无可避免，只能坦然应对。而习主席当选后，本届政府对外更加积极主动，有所作为。可明显看出，从海上丝路到俄—非—拉美之行，我国外交的新战略布局纵横捭阖，令人十分期待。

孙汝涛(国企员工)：在国家利益优先的前提下，权衡态势，保持大局稳定，正是中国外交应有的立场。

李后立(华师大研究生)：恐怖主义、经济危机的确动摇着原有的世界秩序。就中国而言，“办好自己的事儿，搞好周边外交”，可也。

回访问题：李肇星在演讲中强调了爱国、爱民、和平发展的关键词。您是怎样理解“外交为国、外交为民”的？您又是怎样理解“讲好中国故事”的？

卢润霞(环境工程公司员工)：中国正走向和平发展的复兴之路，“把中国故



对话嘉宾冯绍雷教授与李肇星一起探讨“当前国际政治是否面临重大格局变迁”等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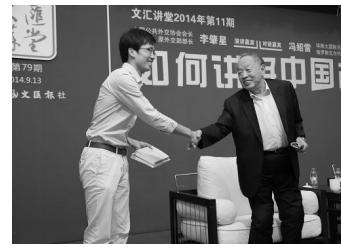
主讲嘉宾李肇星说不尽的外交故事让现场听众听得欲罢不能



现场气氛火爆，连过道里都坐满了听众



听众朋友们争先恐后地举手提问



文化内容，然后由浅入深，循序渐进，让他们从根本上对中国文化产生兴趣，而非三分钟热度。

孙汝涛(国企员工)：“孔孟”、“武术”、“美食”似乎成了中国名片的三大“必杀技”，但我们做得不够的地方在于，没有把更现代化的中国形象有力传播出去，致使不少外国朋友对中国仍只有一个“古老、神秘、模糊”的泛泛印象。建议趁着这一轮“汉语热”，在相应教材中植入传统与时尚结合的强势文化输出，引导西方人接触到真正的中国。

回访问题：两位嘉宾在对话中肯定了须弘扬优秀传统文化，而传统文化热在最近几年确实掀起了一轮高潮，那么它在推动公共外交方面能发挥什么作用？而除了孔子学院、中国功夫之外，在进行有效文化输出方面，我们应该如何做到更好？

孙崇理(管理者)：爱国、爱民也要讲究实事求是，只有实事求是，才能把中国故事讲好；不要只搞形式，只用大道理扣帽子。比如媒体朋友们有时不必过于激进，“捆绑”意见，因为那样容易给别人留下狭隘民族主义的印象，过犹不及。

史晓丽(网络科技公司员工)：海外孔子学院的建立、国家形象宣传片的播放等等都助推了我国的公共外交，架沟通桥梁于两种文明。我觉得不妨以更易为西方人接受的概念诠释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即先传播相对通俗有趣的大众